



【浮世绘】

一波三折买房记

□丹萍

买房子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啊。春节前后到现在,我已经遭遇了三次房主“毁约”。当然有两次谈不上“毁约”,因为还没有签约。

一次是春节前,约好了再看一次房,如果满意,大家就坐下来聊付款的细节。为什么这么急呢?因为这个小区我已经看了几轮了,想卖房的业主一直在涨价,不想卖房的业主也把自己的房子高价挂出去,测试一下可以到哪个高度——就算不卖,看着自己的财富有增值的可能,也一定是很爽的。

从想买房的那天开始,我就觉得钱不够。以前不爱给杂志社写稿子,觉得稿费低,但从买房开始,经常主动问编辑,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写的?有几次晚上写稿子,第二天去看房,发现房价涨了,那几百元的稿费,相比涨的房价,真的好像鸡蛋打在长江里,做了一碗蛋花汤。

那次是到了约定的时间,一进业主家就感觉气氛不对,只有男主人接待我和中介,明显不像前一次看房的时候那么热情了。家里的老人和他太太咚的一声关了门,进了各自房间。我只好胡乱看看,就出来了。

后来中介说,对方看最近房价涨了,又不想卖了。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,中介说有更极端的情况——男女主人半真半假,当场吵架,两个人都摔门而去,只剩下买家留在房子里不知所措。

第二次就厉害了。房主不在广州,委托给代理人,但同时要求我们全程直播签约的过程。于是,中介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视频会议的现场。

大概下午两点钟开始签约,我先是和房主互相做了自我介绍。他还摇动镜头,展示了一下他在当地的办公室。我在中介的办公室里,没办法也只好摇动手机镜头,展示了一下窗外广州的天气。

除了自我介绍,还有合同细节的讨论等环节。我先签了字,然后等他的律师审合同。这期间一直是直播的……他走开的时候,我还可以看到他办公室同事在忙碌的情形。

到了下午四五点,中介的小伙子买了一些点心和水果。我们俩在镜头前面开开心心地吃了。

晚上七八点的时候,对方说律师下午很忙,一直在审公司的合同,至于房子的合同,刚刚才有时间看。

因为拖的时间太长,中介觉得过意不去,又请我在镜头前面吃了一个盒饭。一下午吃吃喝喝,开始我还有点拘谨,毕竟是直播。但慢慢我就适应了,谈笑风生,看着投影里的自己,镜头感很好。

到了晚上九点,还没有结果,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,拍案而起说:“宵夜必须我来请!”因为已经在人家这里吃了两餐了。

不过,宵夜还没吃,对方的直播就中断了,他的代理人一直进进出出和他电话沟通。这时代理人很抱歉地对我说,因为我是需要贷款的,业主便把房子签给了另外一个可以付全款的人。

第三次,业主是一个小伙子,在深圳工作,偶尔才回广州一次。家里清汤挂面似的装修,他说自己不常住这里。因为父母先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,为了方便照顾父母,他才在旁边买了这套。

当天天下着大雨,我浑身滴着水,站在人家的客厅中间,把人家的地板都搞湿了。一起看房的,我见到的就有五六拨儿人。气氛有点紧张啊,我当场就决定签约,并且按约定,把七拼八凑的定金转给他。

签约后还没回到家,我就把自己风雨兼程买到房子的消息传播到了朋友圈,还向大家介绍了一些看准了就要果断下手的经验。

买完先是有点后悔,觉得贵。问了几个朋友的意见,大家都安慰了一番,说很值得。然后又觉得贵,然后……结果没几天,业主说不卖了,把定金还给了我。我还没怎么动用我的法律知识,要求定金双倍返还之类,小伙子就另外转给我一笔同样数额的钱,作为违约金,条件是迅速补签了一个取消合同的协议。中介猜测说,可能有其他人想两套一起买,而且最近房价又高了一些,所以房东宁肯违约。

这经历还挺魔幻的。大家都羡慕我有意外所得。我一说自己买房有多焦虑,大家就说,你有什么好焦虑的?你毕竟还赚了钱啊。你要写多少稿子才赚得回来啊。

话是这么说,但一点喜悦都没有。我本来已经开始计划怎么装修了,现在又要重新踏上买房之路。

朋友们经常笑说我是戏剧女王,可生活明明就是这样啊,随便一件事,就是连续剧,又平庸,又漫长。

【有所思】

夏之绝句

□雪樱

盛夏的街道就像一截截发炎的盲肠,在烈日的暴晒下暗自蠕动。连续熬了两宿没有合眼,疼痛爆发,让我进了医院。诊室外,戴口罩的人群看上去有些好笑,似乎很好地掩饰了慵懒病态。张开嘴“啊”——女医生说话嘎嘣脆,连问诊都删繁就简,没有多余的尾音,低头划拉几笔,开好处方,然后告诉我去打吊瓶。

进得医院,方知永远有比自己更“疼”的人。扎针的男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仿佛要用这种方式拱破体内繁殖的病毒;戴墨镜的女子紧蹙眉头,扭曲表情让人感觉多看一眼都会心生不忍。此刻,时间放慢针脚,空气中凝滞着药水和死亡杂糅的气息,好像离着天堂很近、很近。

每次生病,都是对肉体的一次惩罚,但人是不长记性的。我躺在床上输液,半边脸肿得高过鼻梁,比疼痛更挠心的是旁边中年大叔的聒噪。其实,进门时我就注意到他了,深蓝色T恤,黝黑的皮肤,锃亮的光头,不停地打手机,一看就是个体小老板,带几分狡狴与世故。从躺下那一刻起,他的手机就像发情的野兽四处漫游,刷抖音,找人聊天,从寿光大棚聊到海南椰岛,外放声音打碎室内安宁。他俨然已是江湖老手,先套近乎,再嘴巴抹蜜,“咱们是老乡,在某某镇上,还记得我吗?”隔着屏幕,一女子在大棚里干活,传来哗啦哗啦的浇水声。三言两语过后,女子就自报家门,“我是二婚,你咋知道?结婚才三年,闺女在那边玩儿,婆婆在那头干活。”担心有顾忌,又说,“老公知道我开直播,开始晚上不理我,后来也不管我了。”话音刚落,男子放开胆子笑着说道:“等我回去找你聚聚,还有那个小兰。”片刻,对方“嘟”的一声掉了线。他又找别人聊,蹩脚的普通话在天花板上荡来荡去,不断重复相同的叙述,“早上我把店里安排好,来医院打针了,中耳炎犯了,又喝(酒)了。”“儿子不让我喝,我管不住啊,自己喝到凌晨……”他的整张脸就像一份形容词的清单,嘴角突起一丝笑容,时而露出不怀好意,时而充满讽刺意味。我觉得,那分明流露出他内心深处被啃噬成月牙状的孤独,或因生活挫败而增加的空虚。想到这里,我有点不那么厌恶他了。

另一位男子,在我对床,沙哑的嗓音很难让人轻松屏蔽。东北人,五十多岁,跑长途客运,做了个小手术,输液消炎第10天。他的电话貌似都是打给亲戚,表妹、堂哥、舅妈、大侄子,就像不经意间拽开一个线头,扯出纠缠不清的家务事。“舅妈有糖尿病,两个儿子都不孝顺,我打完针如果没事,就去淄博看看她,给她送点东西。”“我在济南做了个小手术,今天最后一针消炎,看看情况咱们聚聚。我妈身体很好,就是记性不

好,好几回蒸馒头忘放老面头,毕竟人年纪大了……”说到母亲,他有些哽咽,能看出那是一个游子在外牵挂,携带着乡愁与依恋、灶火与炊烟、酸菜与米香,以及熟悉的面孔、被淘汰闲置的土炕。直到护士过来拔针,他才揉揉眼眶,缓过神来,好像梦中回了趟老家,身心已经得到某种疗愈,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几天输液,疼痛渐退,脸也消肿,但我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医院里的那些病人。80后女作家郭爽的小说集里,有句话令我刻骨铭心:“干净的死者我们所有人都惋惜、爱戴,你们要爱就爱活着的和肮脏的人。”人在世上,摸爬滚打,没有人一尘不染,也没有人一无是处,所有人都是生物链条中的重要一环,爱肮脏的人就是爱我们自己。再观《红楼梦》,草蛇灰线,多得看不过来,或许这也是曹雪芹的苦心孤诣,就像这漫长的三伏天,是用来考验人的,也是用来教育人的。玫瑰露、茯苓霜盗窃事件发生后,林之孝的老婆派自己人即秦显的老婆接替主厨工作,也称“秦显家的”。她上任后,先算旧账,查出前任柳嫂子的亏空,又给林之孝老婆送礼,“一篓炭,五百斤木柴,一担粳米”,再给账房送礼,最后准备果蔬宴席请同事吃顿饭,她开门见山说道:“我来了,全靠列位扶持。”很快,平儿查清盗窃始末,宣布柳嫂子无罪,继续做主厨,秦显家的一听结果,“轰去魂魄”。此时,林之孝老婆还蒙在鼓里,禀告平儿安排秦显家的去做主厨,平儿说:“秦显的女人是誰?我不大相熟。”玉钏儿接话说:“姐姐,你怎么忘了?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婢娘。”林之孝老婆瞬间嘴巴抹蜜,说了一堆秦显家的好话:“大大的眼睛,最干净爽利的。”曹公一上来略过她的相貌,后来借林之孝老婆的嘴道出,这倒置手法更加凸显人性。想想,哪个人生来不是干净爽利的呢?人之初,皆为净,后天进入社会大熔炉,脏的净的互相染色,所以人性才会如此复杂不可说。而那句“全靠列位扶持”,道出人与人之间隐秘的角落——他人即镜子,他人亦是自己。

从医院出来,顿觉身心轻松了许多。大街上,车辆匍匐,热浪翻滚,不停变换衣装,仿佛是好莱坞的喜剧明星,玫红、猩红,最后是白色、透明,晃得路人睁不开眼睛,只有树上的蝉嘶汹涌如海,淹没路人的不安。偶遇他人,看到自己,看见众生,我想起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的诗行:他人不是地狱/如果你在黎明时瞥见他们/眉毛清洁,被梦清洗/因此我才躊躇:该用哪个词/“你”还是“他”。每个他/都暴露出某个你……一切恍若被梦清洗,回到原初的模样,化作一叠叠夏之绝句,叫人心头一振,精神明亮。

【在人间】

病房通道的最西端

□郑刚

排队,自助机上挂号;排队,医生开检查单;再排队……妻认定自己得了急性肠胃炎,吃药熬了一晚不见缓解,终于熬不住。我搀着她挪下六楼,一早赶到医院。

我不怕排队,没有长队的大医院很少见,看病就得做好排队的打算。但我没有在医院住下来的打算,本以为顶多挂几天吊针,消消炎就能恢复,谁料这胃痛只是个假象,B超一做,病灶清楚显现,急性阑尾炎。医生建议立刻住院开刀,越快越好。

那么,办手续,住院,开刀。我们病得不是时候,病房全塞满了,走廊上加床的病人躺着、坐着,这里更像一个集市。挂在墙上的吊瓶、折叠式床铺上凌乱的被子、地上的暖水瓶和脸盆,还有陪护家属的叽叽喳喳,窄长的走廊,一股烦躁之气。

一定得有一张床位,这不是门诊手术。实在找不出像样的地方,医生让护工在病房通道的最西端腾出一个空间,靠墙刚好容下一张小小的折叠床,也幸亏妻长得娇小,这巴掌大的一块地就成了她的单人病房。

手术顺利,阑尾切除在医院再平常不过。从手术室拉回到通道最西端的那张病床后,我将妻交给亲戚暂时照看,匆匆赶往家中。来院之前,没有思想准备,住院该带的用品一概没备,我得回家拿过来。还有家中的儿子,今晚没人陪伴他,整晚一人独处,于他来说是首次。顾不到这些了,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,我肯定得陪在医院。但我必须将儿子第二天的早餐安排妥当,要不没法向妻交代,对儿子的早餐,她一向重视。

收齐清单上的所有物品后,依照妻平时早餐的搭配,做成半成品放进冰箱,嘱咐儿子第二天早上如何处理。没料到,做早餐并不是想象般简单,不经意间,已到晚上七点。其实,我现在做的事,妻一直在做,并且她得天天起个大早,卡准时间做,只为尽量让儿子多睡一会儿,还得保证他上学不会迟到。我想,她在心里感叹早上的辛劳时,儿子肯定还在床上做梦。我也在做自己的梦,继续深夜没有做完的美梦。

从我回家再回到医院的这几个小时,妻竟一直没睡。麻醉后的乏力感十分明显,按理应该睡得很沉,可能是走廊太嘈杂,也许是这拐角处的灯光过于刺眼。为她稍稍理了一下被角,我拉过凳子坐到床边,刚张口想问刀口的疼痛感,突然听到她轻微的鼾声。看来,尽管有亲戚陪着,但她还是不踏实,她在等着我,等着我安顿好儿子,等着我亲自陪在身边,是不是也在担心手术后的万一,所以没敢睡过去。看到我回来,替她盯着吊瓶,守着她的呼吸,她心定了。

长长的通道上,一拨拨的探望者围着各自的病人,又一拨拨离开。当最后一拨人走的时候,已经很晚,我们头顶上的灯也灭了,通道的深夜终于像个深夜了。

昏沉的夜,病房通道的最西端,一张简易病床,一把塑料方凳。我坐在方凳上,满脑子的天马行空。记忆中,如此没有睡意的深夜不多。我叹妻这一病,更显她日常在这个家的重要,而我也一本正经地自省,对这个家尽了多少责。我回想匆匆忙忙一整天的过程,想了明后天的种种安排,还想了出院后该如何继续我家的换房之路……

妻的鼾声渐缓,刚入睡时紧皱的眉头也放松了。她肯定在做一个好梦,或许她梦中正合着我的念头,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我们心仪已久的那个小区。多年的夫妻,有这点心灵感应并不奇怪。